

## 繆爾的荒野沉思

徐佐銘\*

### 摘要

在主流的拓荒思潮下，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向來被稱為最後的疆界。但少數精英集結成社，力圖保護日漸消失的荒野。其中之一是被尊稱為「國家公園之父」的約翰繆爾 (John Muir, 1838-1914)。這位傳奇性的思想家與行動者，若以世俗的社會眼光來看，前半生可說頗不順遂。然而，在長期經濟拮据的情況下，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全美荒野。他的荒野沉思與自然書寫，深刻地鼓舞許多美國民眾對荒野的嚮往與熱愛。本文將分析繆爾的荒野沉思並指出，繆爾自然書寫的終極形上學基礎，是他的基督教信念。

關鍵詞：繆爾、荒野沉思、自然書寫的形上學基礎

---

\*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  
E-mail: hydrogen@mail.tku.edu.tw

## **Meditation on Wilderness**

Tsuo-Ming Hsu \*

### **Abstract**

Under the mainstream thought of land cultivation, the west of America was called the last fronti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there were a few elites who assembled together in clubs and urged to protect the wilderness. One of them is John Muir (1838-1914), so-called father of national park. This legendary thinker and activist's early half of life was rather hard from the secular view. In spite of poverty for a very long time, Muir traveled to almost all of wilderness of America. His meditation on wilderness and nature writings inspired many American's longing for and passion to the wilderness profoundly. In this paper, I will analyze Muir's meditation on wilderness and point out that Muir's ultimate metaphysical ground of nature writing is his Christian belief.

**Keywords:** Muir, meditation on wilderness, ultimate metaphysical ground of nature writing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hydrogen@mail.tku.edu.tw

# 繆爾的荒野沉思

徐佐銘

## 一、導論

在 1803 年美國向法國買進中部廣大土地以前，美國的領土只侷限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地區。<sup>1</sup>到了 1848 年，美國在帝國主義的揮舞下，從墨西哥手中奪取加州到德州的遼闊土地。至此，美國的領土連貫了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sup>2</sup>

歷史學家布林可里 (Alan Brinkley) 分析，在 1840 年代中期，對大多數的美國人而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區是「美國大沙漠」，不適合文明生活。直到 1848-1849 加州掀起淘金熱以後，「曾經是美國大沙漠，現在是『疆界』(“frontier”)：等待定居與文明；一個財富、冒險、機會、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之地，一處新鮮的開始與有膽量的事業。」<sup>3</sup>

---

<sup>1</sup> 參見 James Miller and John Thompson, 2006,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p. 143 的地圖。

<sup>2</sup> *Ibid.*, pp.134-137, 並參考 p. 143 的地圖。

<sup>3</sup> Alan Brinkley, 2009,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 13th edition, Vol. II, (New York:

在主流的拓荒思維下，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向來被稱為最後的疆界。<sup>4</sup>但少數精英集結成社，力圖保護日漸消失的荒野。其中之一是被尊稱為「國家公園之父」的約翰繆爾 (John Muir, 1838-1914)。1892 年，繆爾在他所定居的加州與一群精英成立了「喜悅樂俱樂部」(Sierra Club)，並且被推舉為社長。<sup>5</sup>

若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繆爾這位傳奇性的思想家與行動者的前半生可說頗不順遂。他在父母親舉家從蘇格蘭搬到美國威斯康辛州定居的歲月裡，在父親的要求下，每天在農場要工作 16 小時。<sup>6</sup>因為沒錢，他在威斯康辛大學只讀到大一就放棄學業。<sup>7</sup>然而，他在大學所學到的植物學和地質學，卻讓他終身受用。儘管長期經濟拮据，繆爾的足跡幾乎遍及全美荒野。他的荒野沉思與自然書寫，深刻地鼓舞許多美國民眾對荒野的嚮往與熱愛。本文將分析繆爾的荒野沉思並指出，繆爾自然書寫的終極形上學基礎，是他的基督教信念。

## 二、詮釋的視角

自古以來，談論自然的意義與價值，可說眾說紛紜。毋庸置疑，主觀的視角會深深影響詮釋的結果。虔誠的宗教信徒在談論自

---

McGraw-Hill), p. 439.

<sup>4</sup> Ibid, pp. 456-457.

<sup>5</sup> William Cronon, "chronology" of John Mui, in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selected by William Cronon, 1997,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p. 845.

<sup>6</sup> Ibid., p. 836.

<sup>7</sup> Ibid., p. 838.

然時，有可能會根據他的宗教「信念」(belief)<sup>8</sup>，作為其論述的終極形上學基礎。即使不帶著宗教色彩，論述者也可能帶著學術典範概念，比如演化論或生態學，作為論自然的根據。

繆爾的父親是位堅信基督教義的長老教派信徒。<sup>9</sup> 繆爾在 11 歲的時候，父親要求他熟記所有的新約及大部分舊約的篇章。<sup>10</sup> 在父親堅守嚴格的基督教教典下，繆爾的任何背離教典的行為，都會被父親鞭打。<sup>11</sup> 繆爾從小就喜歡在鄉下和當地海岸漫步、探索洞穴和城堡、讀自然史和詩，但父親不贊成大部分繆爾所讀的非宗教的書，因此母親和姊弟妹就幫繆爾把書藏好，以免被父親發現。<sup>12</sup>

但父親的強迫灌輸基督教信仰，對繆爾來說，並沒有造成學習上的反效果。繆爾在 16 歲的時候就發現，聖經的詩篇，跟他所喜愛的莎士比亞與米爾頓 (Milton) 的詩，都能夠鼓舞人心、令人快活且提昇愉悅。<sup>13</sup> 克羅農 (Cronon) 認為，當繆爾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學習自然科學時，「當他接受科學方法以後，繆爾與父親的宗教信仰漸行漸遠，而兩人發現愈來愈難以相處。」<sup>14</sup> 不過我認為，繆爾雖然可能不喜歡父親的「反科學」態度，卻仍信守著父親灌輸給他的基督教「信念」<sup>15</sup>。繆爾似乎把他所學的自然科學，跟他的基督教

<sup>8</sup> 本文將 belief 譯為「信念」，是基於知識論的立場，是中性的意思。換言之，「信念」或是可經證成為真，或是可經否證為假，或是無法加以檢證真假。

<sup>9</sup> William Cronon, "chronology" of John Muir, in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op. cit.*, p. 835.

<sup>10</sup> Ibid.

<sup>11</sup> Ibid.

<sup>12</sup> Ibid., pp. 835-837.

<sup>13</sup> Ibid., p. 836.

<sup>14</sup> Ibid., p. 838.

<sup>15</sup> 由於信徒或教派對於聖經的詮釋各不相同，此處「信念」是指繆爾對聖經的主觀詮釋。

信念相輔相成。

儘管達爾文的《物種源起》已在 1859 年問世，但他的演化論成為自然科學界的典範概念，一直要等到 20 世紀中期生態學興起以後，才能看到收割的成果。繆爾來不及躬逢其盛，這是時代的限制。如果拿奧爾多李奧波德 (Aldo Leopold) 與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這兩位 20 世紀中期的美國生態學家來比較，我們就會發現非常鮮明的對比。簡言之，李奧波德和卡森在談論自然時，帶著明顯的生態學的思維。

至於繆爾的自然書寫，其終極形上學的基礎是：自然是上帝所創造的第一神殿，由於荒野代表未經人類毀壞的原始神殿，因此親近荒野就是擁抱上帝。

### 三、上帝的第一神殿

繆爾在 1876 年〈上帝的第一神殿：我們該如何保存我們的森林？〉(“God’s First Temples: How Shall We Preserve Our Forests?”)這篇早期的論文裡，即用了「上帝的第一神殿」這個詞，去談論森林與荒野。但這篇文章並沒有說明為何森林和荒野是上帝的第一神殿，繆爾似乎視其為自明之理，且在日後的著作裡一用再用。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感嘆：「長在我們山脈的針葉樹林，是加州自然資源當中，最明顯遭到破壞的。」<sup>16</sup>繆爾認為，儘管金礦和銀礦在過去 25 年當中不斷被開採，「但我們的森林地帶，如同野外未受保護的穀物一樣，正在被焚燒、砍伐與消耗，而一旦被毀壞，即

---

<sup>16</sup>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selected by William Cronon, *op. cit.*, p. 629.

使花費幾個世紀持續的與費心的栽種，也永遠無法完全復原。」<sup>17</sup>這段看起來既像年輕的學院派學者的自然觀察，也像是精力充沛的環保分子的感慨與疾呼。

繆爾接著說：「保存我們的森林的實際重要性，經由關係到氣候、土壤與河流而放大。除去山脈側邊、以及全州低地和高地的森林與矮樹叢，將會使這些地區慢慢變成沙漠。」<sup>18</sup>這段論述的口吻，看起來很像當代的生態學家，更像是個永續發展論的氣候變遷學者。

在談到內華達山 (Sierra Nevada) 山區的 *sequoia gigantea* 水杉時，繆爾說這個高貴的植物是白堊紀以來，現存的 2 種 *sequoia* 物種之一。這種生長在海拔 5,000 到 8,000 英尺(約 1,524 到 2,438 公尺)的植物，迄今仍舊有新芽不斷冒出。繆爾感嘆，跟天災相比，人類施加的火和斧，更是水杉的致命傷。<sup>19</sup>這段論述看起來帶有演化論的色彩，是生態學家與地質學家慣用的語氣。

李奧波德指出，即使是保育人士，彼此之間對土地的看法也有明顯的歧見：「A 組人視土地為土壤，其功能是商品生產，另一派 B 組人視土地為生物圈，其功能更加廣泛。」<sup>20</sup>對於砍伐樹木這件事，李奧波德採取了一個跟繆爾不太一樣的詮釋：「造物者給予生命，又奪走它，但祂不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當我們遙遠的祖先發明鏟子時，他變成給予者；而當斧頭被發明時，他變成奪走者；他

---

<sup>17</sup> Ibid.

<sup>18</sup> Ibid.

<sup>19</sup> Ibid., pp. 630-633.

<sup>20</sup>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1.

可以把它砍倒。」<sup>21</sup>

#### 四、自然美景見神光

繆爾描繪優詩美地(Yosemite)峽谷時說，峽谷位於海拔 4,000 英尺（約 1,219 公尺）默希德 (Merced) 河的河谷中，長約 7 英哩（約 11.3 公里），寬約半英哩到 1 英哩（約 0.8 至 1.6 公里），側邊是高約 1 英哩山脈堅硬的花崗岩。峽谷看起來像龐大的通道或是上面灑著光的神殿。繆爾說：「但沒有任何人造的神殿，可以跟優詩美地相比。每塊山壁的岩石，都閃耀著生命的光輝。沿著中段峽谷而下，流著晶瑩剔透的默希德河，慈悲之河 (River of Mercy)，和緩而安靜……彷彿進入山岳的華廈，自然 (Nature) 聚集了她千挑萬選的珠寶，吸引她的戀人靠近，向她吐露心中的秘密。」<sup>22</sup>這段描繪，出自於繆爾 1912 年晚年所出版的書《優詩美地》(The Yosemite)。他認為，優詩美地峽谷是所有的峽谷當中，最有名且最容易到達的，而且舉世無雙。<sup>23</sup>

同樣是晚年的著作，繆爾在 1911 年所出版的書《我在喜悅樂的第一個夏天》(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裡，追憶他在 1869 年 21 歲時遊歷喜悅樂高地的景象。這本標有日期的遊記所涵蓋的夏天，從 6 月 3 日開始，直到 9 月 22 日。在序曲中，繆爾自述：「我已經嚮往這個山很久，但錢很少，我看不出能夠攜帶足夠的麵包。當我正焦慮地憂愁麵包問題，這對漫步者來說如此麻煩，而試

---

<sup>21</sup> Ibid., p. 67.

<sup>22</sup> John Muir, 2017 [1912], *The Yosemite*, DE: Middletown, pp. 4-5.

<sup>23</sup> Ibid., p. 4.



著讓自己相信，我也許能夠學習像野生動物一樣存活，到處從種子、莓果等等撿拾食物。」後來，繆爾工作過的牧場老板德蘭尼先生好心幫繆爾圓夢，他說繆爾只要跟著牧羊人隨行，幫忙照顧 2,050 隻羊上高地草原吃草即可，儘管做研究。老板派給繆爾一隻聖伯納犬叫卡多 (Cardo) 當同伴，還拜託繆爾照顧這隻老板心愛但很怕熱的狗。<sup>24</sup>繆爾雖然貧窮，但他對於輕裝上山的簡樸生活甘之如飴。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敘述，在繆爾的小徑漫遊中，他的背包裡的維生物品，經常只有三條剛烤好的新鮮麵包跟一瓶水。<sup>25</sup>

1869 年 6 月 14 日，繆爾來到喜悅樂的一處瀑布旁。在瀑布底下、河道中直立著 8 英尺（約 2.4 公尺）高的花崗岩，上面和四周覆蓋著苔蘚。繆爾爬上去並躺著休息，他說這是他所發現過的最浪漫的景點，像個祭壇 (altar)，平滑而愉悅。「在這神聖之處，一個人也許會希望見到上帝。」<sup>26</sup>在繆爾的荒野描繪中，每當美景或奇景出現在眼前，對他來說，就是神光乍現，因為荒野是上帝所創造的第一神殿。我認為，沃斯特所說的繆爾對自然的熱情，來自他的宗教信仰。

1869 年 9 月 7 日，繆爾在破曉時分就撤離帳篷，出發前往大教堂山峰 (Cathedral Peak)。他說：「此處沒有別的宏偉風景比大教堂山峰更令人驚嘆，它是個神殿，以石頭來展示自然 (Nature) 最佳的石造建築和佈道……在我們的最好時刻，一切都進入宗教，所有的

---

<sup>24</sup> John Muir, 2004 [1911],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pp.1-3.

<sup>25</sup> Donald Worster, 2008, *A Passion for Nature: The Life of John Mui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sup>26</sup> John Muir, 2004 [1911],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op. cit.*, pp. 26-27.

世界似乎是個教堂，而山岳像個祭壇。」<sup>27</sup>我們可以說，繆爾的荒野體驗，總是跟他的基督教信念共振共鳴。

除了奇景以外，荒野中的美景也常讓繆爾驚嘆不已。1869 年 6 月 13 日，繆爾來到荒野中的羊齒類植物樹叢。他說，緊靠交疊的樹葉，以寬廣的肩膀向上伸舉，形成完整的天花板，廣達好幾英畝。一個人走在底下，彷彿在屋頂下，不會被看見。繆爾讚嘆：「一個由最平常的羊齒類植物所創造的仙境……只要羊齒類樹葉在你的頭上張開，俗念盡拋，而自由、美及平和就進來了。」<sup>28</sup>

當繆爾發現水鶉 (water ouzel) 築巢在瀑布旁，而苔蘚作為鳥巢的裝飾時，驚嘆說：「難怪他唱得這麼好，因為所有關於他的空氣都是音樂；他的每一次呼吸是一首歌的一部分，而他在出生前就上了音樂課；因為蛋跟著瀑布的音調震動。鳥跟溪流分不開，旋律悅耳而天然，溫和又強烈。」<sup>29</sup>這是繆爾在優詩美地國家公園裡，對水鶉的讚美。他說：「而我可能繼續寫字，字，字；但為了什麼目的？去看他且愛他，而透過他就像透過一扇窗，望進自然 (Nature) 溫暖的心。」<sup>30</sup>我認為，繆爾的自然書寫「志業」，帶有一股傳教士的傳教熱情。

1867 年繆爾打算展開為期 3 年的長途旅行，包括去南美洲採集植物。9 月，他從肯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 (Louisville) 開始徒步旅行，經過田納西州、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到德州。繆爾在德州的一處鋸木廠工作，後來因為嚴重發燒，放棄原有旅行計畫而回家

---

<sup>27</sup> Ibid., pp. 136-139.

<sup>28</sup> Ibid., p. 22.

<sup>29</sup> John Muir, 2017[1901], *Our National Park*, CA: San Bernardino, pp. 92-93.

<sup>30</sup> Ibid., p. 93.

休息。這段徒步旅行的見聞，收錄在 1916 年（繆爾過世後 2 年）所出版的書《一千英哩步行到海灣》(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sup>31</sup>在旅途中，繆爾攜帶防水的新約聖經、米爾頓的《失樂園》和伯恩(Robert Burn)的詩。<sup>32</sup>在《一千英哩步行到海灣》裡，繆爾敘述他來到了「二十山谷」(Twenty Hill Hollow)的快樂：「如果你希望在一月看到這麼多的光、生命和愉悅，就去這個享福的二十山谷……或者，在社會的沉澱物當中快窒息，對這個世界感到如此厭倦，在這裡，你堅固的疑慮將會消失，你肉體的皮垢將會融化，而在上帝美與愛的氣氛中，你的靈魂深呼吸並得到解放。」<sup>33</sup>我認為，光看《一千英哩步行到海灣》的書名，就引人入勝。但更令人著迷的，是繆爾的生花妙筆，以及他那股對自然的嚮往與熱情。

## 五、荒野險境的正向思考

美國生態學家凱勒 (Stephen R. Kellert) 歸納人類看待自然的意義與價值，共有九種觀點：實用的、休閒遊憩的、生態的、美學的、象徵的、支配的、養寵物的、演化同源的、否定的。<sup>34</sup>其中前面八個觀點，都是正面肯定自然的價值。至於第九個「否定的」觀點，則較為特殊。凱勒說：「前述的各種價值觀都是肯定與動物和大自然維持和諧的關係。然而，自然界也可能是引發厭惡、恐懼、

<sup>31</sup> William Cronon, "chronology" of John Muir, in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op. cit.*, p. 840.

<sup>32</sup> Ibid.

<sup>33</sup> John Muir, 2017[1916],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CA: San Bernardino, pp.72-73.

<sup>34</sup>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絢譯，1998，《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台北市：正中），頁 10-29。根據 Kellert 的原義，我將這九個價值觀的名稱略作修飾改寫。

憎恨等負面感覺的元兇……如蛇、蜘蛛、鯊魚、蠍子、大型掠食動物、狂風、死水、黑暗的洞穴，通常會令人頓生強烈的不快。」<sup>35</sup> Discovery 影片《弱肉強食》(Hunter: the Deadly Game) 所呈現的自然，是個弱肉強食的、充滿血腥的無明世界。<sup>36</sup>

繆爾的荒野漫遊所遇到的，除了奇景與美景以外，事實上也包含險境。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所出版的「約翰繆爾小徑地形圖指南」(John Muir Trail: Topographic Map Guide)，標示了 61 處繆爾所探索的荒野小徑的海拔：從 4,034 英尺到 14,494 英尺（約 1,230 公尺到 4,418 公尺）。<sup>37</sup>史特森 (Lee Stetson) 整理了繆爾所經歷的 22 個冒險，其中包括地震、雪崩、遇到熊、遇到響尾蛇。他懷疑，要不是這些令人驚奇且令人難以置信的荒野冒險故事的話，繆爾的名氣也許老早就凋謝晦暗。<sup>38</sup>

1872 年 3 月 26 日的凌晨兩點半，當繆爾在優詩美地的一個旅館值班時，加州發生大地震。史特森說，這個地震可能是加州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而繆爾的旅館正位於優詩美地河谷當中 Sentinel 岩壁的下方。<sup>39</sup>繆爾說：「我衝出我的工作室，既高興又害怕，邊喊著『大地震！大地震！』……我特別擔心直立在前面，高聳在我的工作室上面的 Sentinel 岩壁會被震垮下來……彷彿自然 (Nature)

---

<sup>35</sup> 同上，頁 27。

<sup>36</sup> Discovery, 1995, *Hunter: the Deadly Game* (DVD),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sup>37</sup>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14, *John Muir Trail: Topographic Map Guide*, (Colorado: Evergreen), xi-xii.

<sup>38</sup> *The Wild Muir: Twenty-two of John Muir's Greatest Adventures*, selected by Lee Stetson, 1994, (CA: Yosemite Conservancy), viii.

<sup>39</sup> *Ibid.*, p. 73.

正要毀壞優詩美地神殿，並準備建一個更好的。」<sup>40</sup>有位房客很害怕，繆爾試圖安慰他說：「來，快樂起來；既然慈祥的母親地球 (Mother Earth) 正在把我們愚弄在她的膝上以取悅我們並為我們好，那就稍微笑一下並拍拍手。」<sup>41</sup>我認為，繆爾以正向思考去面對險境，背後有其宗教信念的形上學基礎。

在優詩美地，繆爾除了經歷大地震以外，還經歷了雪崩。他說：「很少有優詩美地的遊客曾經看過雪崩，而更少人知道騎在雪崩上的快活。在我所有的登山經驗當中，我曾經享受過唯一的一次騎在雪崩上的快樂，而開始是如此突然，結束又如此快速，以致於我只有很少的時間去思考這個危險。」<sup>42</sup>繆爾說，有一天晴朗的早晨，在猛烈的暴風雪過後，他很早就急著出發，想要趕在陽光改變大地的外貌之前，儘可能看到更多的雪崩，以及眺望森林和山峰披上白袍的樣子。繆爾預估花三、四個小時，從峽谷側邊登上三千英尺的山脊。但雪深及腰，行走困難，當太陽快要下山時，他發現距離山峰還有數百英尺。這時，忽然發生雪崩。繆爾描述：「我被颯地一聲往山腳下的峽谷掃落，彷彿被施了魔法 (enchantment)。顛簸上山花了將近一整天，下山卻只有大約一分鐘。當雪崩開始時，我被向背後拋了出去，我伸開手臂，試著不要被掩埋。幸運地……我沒有被埋葬……沒有瘀傷或疤痕。」<sup>43</sup>事後，繆爾認為這是個好經驗，這個飛行是他所經歷過「最具有靈性的且令人快活的」運動。<sup>44</sup>

---

<sup>40</sup> Ibid., pp. 74-75, also in John Muir, 2017[1912], *The Yosemite*, op. cit., p. 38.

<sup>41</sup> John Muir, 2017[1912], *The Yosemite*, op. cit., p. 40.

<sup>42</sup> Ibid., p. 32.

<sup>43</sup> Ibid., pp. 32-33.

<sup>44</sup> Ibid., p. 33.

我認為，繆爾以正向思考去看待雪崩，看似事後諸葛，實則背後有他的宗教信念在支撐：上帝始終都是至善的。儘管繆爾用了「魔法」這個字，也絲毫沒有邪惡的成分。

繆爾有一次在內華達山的森林裡遠足時，遇到一隻熊。他用「跟一隻熊面談」(An Interview with a Bear)的詼諧題目，來敘述他跟熊相遇的情景。繆爾說：「在我第一次跟一隻喜悅樂熊面談時，我們彼此都被嚇到且困窘，但熊的行為比我好。」<sup>45</sup> 繆爾敘述，他在草原的一處狹長的土地上發現一隻熊站著休息時，他先躲在樹後觀察熊的外表，接著衝過去嚇牠，想研究熊的步伐。「但跟我所聽說熊的害羞相反，牠根本就沒逃跑；而當我離牠幾步之遠停下來時，牠按兵不動，做出戰鬥的姿態，我的錯誤極為明顯。於是我裝出好的行為，至此以後永遠不忘在野外該有的舉止。」<sup>46</sup>

史特森認為，繆爾在敘述這些荒野冒險故事時，大可加以渲染，但繆爾並沒有這麼做。身為優詩美地國家公園的「單人演員」，每次向遊客演出繆爾的冒險故事以後，史特森說觀眾最常問他的問題是：「你認為繆爾『真的』那樣做嗎？」史特森認為繆爾在敘述冒險故事時，不但真實可信，而且有時候還相當節制。「繆爾似乎從來不是為冒險而冒險。他的理智一直都在：好奇心和研究是他的動機，而驚奇、快活和學習則為獎賞。」<sup>47</sup> 我十分贊同史特森的說法。

---

<sup>45</sup> *The Wild Muir: Twenty-two of John Muir's Greatest Adventures*, selected by Lee Stetson, *op. cit.*, p.43, also in John Muir, 2017[1901], *Our National Park*, *op. cit.*, p. 68.

<sup>46</sup> John Muir, 2017[1901], *Our National Park*, *op. cit.*, p. 69.

<sup>47</sup> *The Wild Muir: Twenty-two of John Muir's Greatest Adventures*, *op. cit.*, viii-ix.

## 六、結論

海蘭德 (Chris Highland) 從繆爾大量的著作中，挑選出 60 小段荒野體驗與敘述，集結成書於 2001 年出版，名為《約翰繆爾的沉思：自然的神殿》(Meditations of John Muir: Nature's Temple)。在每一小段的後面，亦即繆爾的敘述之後，都附上海蘭德所匹配的其他名人或學派極短的類似觀點。<sup>48</sup> 這本暢銷書到了 2016 年，已賣出第 14 刷。我認為，雖然海蘭德所挑選的匹配觀點，不見得很匹配，但這些匹配觀點，仍然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詮釋角度。

海蘭德說，在他多年來的徒步旅行當中，他都會從世界上自然體驗的傳統智慧中拾穗，但他大多從繆爾的森林當中汲取智慧。他說，繆爾不但是美國環保運動的鼻祖，而且也是精神雙親，帶領我們走向精神的未標誌的小徑，以如詩的洞見解放我們的生命。他認為，繆爾在荒野所體驗的，如繆爾所言的「無法言喻的欣喜」(“inexpressible delight”)，必須仰賴我們的直覺、仰賴自然的方式、及仰賴更深的歸屬感。<sup>49</sup>

我認為，訴諸直覺去感受自然的美與愛，以及感受繆爾如詩的語言的魅力，誠然是重要的。但是，訴諸理性去分析與掌握繆爾自然之愛的終極形上學基礎，同屬重要。而這個形上學基礎是繆爾的基督教信念：荒野是上帝所創造的第一神殿，而上帝以至善的理念所創造的自然，所呈現的全部都是美與愛。

---

<sup>48</sup> Chris Highland, 2016[2001], *Meditations of John Muir: Nature's Temple*, CA: Wilderness Press.

<sup>49</sup> Ibid., ix-x.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Stephen R. Kellert (著), 薛綯 (譯), 1998, 《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 台北：正中。

### 英文文獻

Brinkley. Alan, 2009,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 13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Cronon. William (selected), 1997,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New York: TheLibrary of America.

Discovery. 1995, *Hunter: the Deadly Game* (DVD),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Highland. Chris, 2016 [2001], *Meditations of John Muir: Nature's Temple*, CA: Wilderness Press.

Leopold. Aldo, 1968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James, and John Thompson, 2006,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Muir. John, 2017 [1901], *Our National Park*, CA: San Bernardino.

———, 2004 [1911],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2017[1912], *The Yosemite*, DE: Middletown.



- , 2017[1916],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 CA: San Bernardino.
-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14, *John Muir Trail: Topographic Map Guide*, Colorado: Evergreen.
- Stetson. Lee (selected), 1994, *The Wild Muir: Twenty-two of John Muir's Greatest Adventures*, CA: Yosemite Conservancy.
- Worster. Donald, 2008, *A Passion for Nature: The Life of John Mui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